

# AI可以一蹴而就,书法还需要练“童子功”吗

**编者按:**人工智能对绘画、艺术设计等行业的冲击,有人谈“AI”色变,有人则视为新的发展机遇。这是我们此前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相对来说, AI对书法的影响,人们关注得不多,似乎形势还未到十分严峻的地步。书法艺术在今天,无论从其所覆盖的社会面和涉及的从业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小众艺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面对新时代,任何行业都无法摆脱新技术带来的困扰和冲击,革新在所难免,书法也一样。因此,我们将切口对准书法,做一个小范围的探讨。

书法艺术受AI影响主要体现在创作效率、风格模仿和大众认知层面,但无论如何,书法的人文内核与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性。机器缺乏书写过程中“心手相应”的哲学维度,这是许多书法家的切身感悟,并仍然以此坚守对传统书法创作的研习。

无可否认,机械化复制的艺术祛魅已经来临,如今, AI通过大数据训练可精准模仿历代名家的笔法特征,如王羲之的绞转笔法、颜真卿的屋漏痕效果、宋徽宗瘦金体的提按顿挫,这是多少人练习一生求之不得的境界,也就是所谓的童子功或者以前需要花费十几乃至数十年时间的临习,如今机器可以一蹴而就,不费吹灰之力。AI书法生成器每分钟可输出几十上百幅作品,“量产艺术”使得人们对漫长而又乏味的基础训练失去兴趣,让人迷惘,或者也想利用便捷的AI来走捷径。人如果沾染了这种思想,写的字都是空中楼阁,经不起任何考验,书法的生存意义受到严峻挑战。

这里,我们采访了不同层面、不同年龄的书法家和教育工作者,并约请了部分专家撰文,希望从多个维度来讨论AI时代的书法,比如书法教育的范式革新,作为艺术家如何适应新技术,利用新技术、与AI和谐共存,还有有关社会认知和展览层面应该作出的改变等。

## AI时代,书法应该重新回到“人”

■陈振濂(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与浙江大学教授、双博士生导师)

### 从某一些方面来说, AI对书法的影响是“致命”的

AI的运用范围非常大,牵涉的面非常广。人工智能的三个核心要素是算法、算力、数据,就书法而言,冲击是非常大的。如我们把陆维钊先生、沙孟海先生所有作品的风格、形式、技法等数据输入,只要有足够多的数据,我们想复制他们的书法就轻而易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作品”作为一个结果, AI取代书法家是非常容易的。以此类推,今后书法学习,在AI时代也会变得非常容易。现在有书法机器、机械手,可以模仿书写时的速度、顿挫、用墨等,初学者想要写褚遂良的楷书、王羲之的《兰亭序》等,也是非常容易掌握。

随着AI的快速发展,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技术性评选“竞技”式各大展览、比赛中,我们能分得出哪些是AI临摹出来的,或者是用AI来设计底稿的作品吗?从评选获奖、入展这个角度来说,它几乎是致命的。书法和篆刻的很多作者对这些新事物接触得不够,以为AI对自己没有威胁,但其实早就威胁到了。

### 人工智能不能取代 人的内心需求

就像当时互联网兴起,来到键盘、拼音时代,我们大力呼吁书法学习,不再是技能优先,而是要“爱上书法、审美居先”。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如果今后书法的学习还是停留在作为目标的技术、结果,它的意义将越来越弱。

使用AI写书法,它在技术与创造两方面都可以做到。技术方面,它可以做到墨的浓度、顿挫的动作完全复制;创造方面,比如我们个人脑海中有一两三百个数据,知道了王羲之的字是怎么回事,可以创作出他们风格的作品。但人工智能可以有五万个数据,你觉得你打得过他吗?

什么是人工智能不能取代的?就是人的内心需求,人的思维、生活过程、成长过程的需求。人工智能只管结果,过程是机器计算的。而我们作为人,是有人生的体验,有喜怒哀乐,有赞美的、讨厌的、嫌弃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和态度。如在学习书法、绘画、篆刻等的过程中,有审美的视觉观察、有审美过程的体验,在创作过程中所拥有的获得感,这些都将成为生命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烙印,成为一个记忆。如写书法,经过几个月的磨炼,哪怕到最后写得没那么好,但从“小白”变成能够拿着毛笔运转自如地书写,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比结果更有价值。举个通俗的例子,以后人类可能只需要通过吃药、打点滴就能获得营养,但我们还是喜欢一口口地吃菜、吃肉,这种获得感是不同的。

### 张开双臂拥抱 回归到人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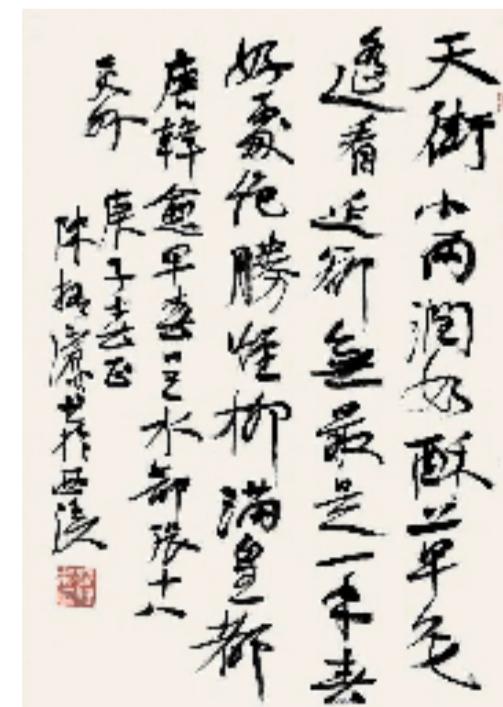
对于AI时代的到来,我们应该要张开双臂迎接,而且你想拒绝也没用,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可以通过它找资料、翻目录,或者是起草文稿等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还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对于社会的确是个进步。

另一方面,我们要返回到人性,返回到我们的心灵,对于外界的学习获取和占有,以及活化运用。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书法的重点是“名人”,名人随便写一张粗糙的、马虎的东西,大家也都叫好。大约在20年以前,我们强调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的艺术语言和艺术表达。这是从“人”到“作品”的过程。现在AI来了,作品“结果”很容易做到,我们应该再回归到“人”。但这个“人”不是名人字画的“人”的概念了,而是回归到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位书法家的个性的体验,他的书法学习的体验,艺术审美的体验和他的成长体验。

世间万物皆为“人”而设。格物致知,“六经注我”,万物皆为我这个“人”所有。故科学、哲学,佛学神学,诸学最终必当归为“人学”。AI时代,更让我们反过来感受到作为主体的“人”的珍贵和无可替代、不可或缺。

(本版文字为本报记者根据采访内容整理)



陈振濂 书法作品

## 我正用愉快的心情拥抱AI

■曾翔(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画院办公室主任、硕导,现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曾翔书法工作室导师)

书法的核心就是书法本身。当下很多人把书法的核心说成是文本内容、是文化、是情感等,我以为都失之偏颇。其实书法就好比一个人的心电图,是人的精神的一种流露。所以这才是它真正的核心,它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代表。

AI是把混沌的世界变成清晰,变成可以计算,变成有条理,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把世界的混沌状态变得让我们明明白白。

几千年来,书法的秩序一代一代相传,由混沌走向清晰。但是我认为,书法的未来可能是要把清晰的东西变得混沌,让它有猜测性,让它具有不可捉摸性。我认为这才是书法未来的中心任务。

AI时代是值得期待的。科技的发展使我们的未来有很多的未知和不确定,充满神秘, AI的出现让人类感到格外的欣慰,也使我们所做的事格外地有价值,使人的生命变得更有挑战性。作为一个书写者,我们完全可以用愉快的心情、高兴的心情来迎接AI时代的到来,拥抱AI。可以利用AI来使我们的艺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实际上我已经在利用AI在做书法的一些作品。要感谢AI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新鲜而不可捉摸的一个机遇。



曾翔 白居易《斋居偶作》 32×68cm 2025年

## 书法和AI是主客关系

■陆一飞(著名书法家、文化学者、跨界艺术家,一万个太阳公益创作院院长)

书法通过笔墨承载情感、思想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而AI是可以帮助传递和传播这种精神力量的手段和工具之一,二者是主客关系。

## 越是现在越需要人文关怀

■高兴(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最近确实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问题并不是最近才面临的问题。20世纪的存在主义之争本身也是跟机械复制进步的历史相关联的。目前比如说像短视频的投送机制能够推测用户画像,这可能会导致用户一直处在自己舒适的静态区域里面。越是这样,则越需要人文关怀和教育,比如培养思辨能力和自我分析的能力。

AI对于我处理一些简单沟通信息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因为它可以很快地帮我把一些英语邮件转回成中文或者把中文邮件转回成其他语言。但是如果说我要处理一些比较学术性的写作的时候,其实AI并不能提供很好的解答。正是这样一种话语深度之间的“缝隙”,让我知道其实人的知识并不会在短时间内被AI取代。